

# 难忘过年请家堂

◇ 鄢云飞

我家住晋南绛县一个典型的山东莱芜移民村——董封。每年过年的时候，请家堂是我们这里山东后裔的风俗习惯。大凡家里有老人的都要很严肃很神圣地举行这个仪式的。当然，对这项风俗习惯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仪式上都越来越淡了，毕竟都讲究新年新形式，过洋节的气候也越来越盛了，更或者是对于那些个老黄历年轻人是越来越不懂了，所以也不怪他们。

我们那里请家堂是很讲究的。年三十上午，一家人就按照分配好的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了。首先，家里的男爷们开始贴对联，屋里屋外，大门、圈门，水缸、米缸，还有柜子、床头等等，到处都贴上喜庆和吉祥的祝福。贴完对联后，就要去用纸帽子打火纸（就是我们说的纸钱）。然后，女眷们便下厨房准备供品了，供品一般都是鸡、鱼、豆腐、青菜和水果。鸡当然是全鸡了，要盘得很好看，鸡头要高在上，然后将盘好的鸡下锅煮熟，这样用的时候拿出来就行了。当然，鱼也是要事先做好的。青菜呢，到摆供桌时现炒也是来得及的。等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差不多后，下午就要开始打扫卫生了。

卫生当然是要打扫的彻底，地上、墙上的边边角角，都是要扫的。特别是用来摆供的桌椅更是一遍遍地擦拭，这些小活计大人一般就把小孩子们揪来，嘱咐着、示范着，让我们这帮孩子来擦。从桌面到桌腿，里里外外，擦一遍是不行的，要反复擦，直到大人满意了为止。然后就开始请家堂了。

在家的正堂屋，摆上家堂桌子，然后就在一个事先叠好的纸上面，写上所有过世老人的名字，我们叫牌位，当然请的老人最多的就是到高祖这一辈。等把所有要供奉的牌位摆好以后，再在桌子的上首位（就是北面）摆上三个凳子，以备给来的长辈坐用。然后再在桌上摆上供品，鸡、鱼、肉、豆腐、青菜，一般就是五个菜，还有果盘，一般也是五个。再就是每个牌位前置一个酒杯，倒上酒，就像是待客一样。这些准备妥当后，就由全家的家长，一般是在家里说了算的老年人，带领叔叔、伯伯、儿子、媳妇、子子孙孙一家人走到大街上，每人点燃一炷香，烧上一些纸钱，然后由老人引领着，把过世的先人都领到家堂桌子上面。然后再把在大街上燃着的香插在桌子前面的香炉里。烧纸的时候是要放一挂鞭炮的，表示对老人的欢迎。其实，这是最神圣的

时候了，所有的大人都一脸严肃，带头的老人嘴里还念念有词，说着一些恭敬的话。但小孩子们却不甚懂事，虽然跟在大人后面，却是叽叽喳喳各玩各的，都盼着老人念叨完了放鞭炮呢！那是我们这帮孩子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期盼的时刻，跟着大人到处玩，丝毫感觉不到这个时刻的神圣。

等把所有的先人都请回来后，全家人就围坐在老人身边，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了。一家人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共庆丰收，也祈福来年。除夕夜大人孩子都是不睡觉的，我们俗称“熬五更”。但孩子们一般都熬不到，大人也在过了半夜十二点后就督促着我们去睡觉了，因为年初一还要去村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亲戚家里拜年，主要是给老人们磕头，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

年初一吃完饺子，孩子们或三五成群或两个一伙，小点的孩子便由大人领着到近份的亲戚家里去磕头了。有大人坐在旁边，孩子们磕头都很认真，很虔诚。但是当大人不在身边的时候，玩闹起来的孩子便忘了规矩，随便地坐在了桌子一旁的凳子上。一般是屁股刚落座，便见家里的老人扎煞着双手一脸严肃和无奈的样子，嘴里说着“那是给请来的老人坐的”，象哄小鸡一样把不懂事的孩子哄走，然后虔诚的双手合十对着家堂桌子为孩子们“请罪”。孩子们一哄而散，个别调皮的边跑边不忘来一句“老人攬着我们呢”，虔诚的大人们也就一笑而过了。

等热热闹闹的年初一过去后，到年初二下午就开始忙碌着送家堂了。送家堂以前还要吃饭的，也就是下水饺，送的时候就是再把牌位一个一个给收拾起来，把桌子上的水饺汤、茶水啦，还有所有的供品等等倒在一个铁桶里面，作为饮马的食物。传说，先人来的时候是骑马来的，所以也要把先人骑的马儿喂好。等这些都收拾停当，再给每个先人燃上一炷香，准备一刀纸，把牌位和纸一字摆开，摆在地上烧了。烧完后，再把铁桶里面的那些水、汤、果等等，倒在烧的纸前面，就相当于“饮马”。然后就放鞭炮，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过，为首的老年人才算舒了一口气，喜洋洋地带领着子孙们回家去了。

过年请家堂是对过世老人的一种尊敬，是我们活着人的一种寄托，也有一种教育警示后人对老人要孝敬的意思吧，只是现在很少见到这么隆重和虔诚的请家堂仪式了。

靳次伯又名靳敬五，生于一九零二年，增村人。

靳次伯是个文化人，在增村靳氏家族中，他的辈份最大。很小的时候靳次伯就学练写毛笔字，他家里很穷，没钱买纸笔，他就用手指在砖瓦石头上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字写的越来越好，成了村里有名的书法名人，后来，他上了中学，在我县几个村当过老师。一九三零年，二十八岁的靳次伯经我县王兰溪推荐当上了一高校长。不久经王亦祥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靳次伯是个汉子，很有作为，三十五岁当上了曲沃县国民党部书记，他是继我县国民党部书记王亦祥后又一个大人物。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晋南后，靳次伯随同曲沃县官员躲进了东山中，日本人在大扫荡时靳次伯曾被捕关进了监狱，因有强烈的抗日救国心，在狱中靳次伯用菜刀自杀，砍了自己七刀自杀未遂被送到医院治疗，在六十年代我几次看到他头上的伤疤。靳次伯一九四零年经人介绍和曲沃县曲村的美女赵如玲结了婚。靳次伯一生最恨日本鬼子，他很不愿回忆那些刀光剑影的黑暗年月。

日本投降后，靳次伯一直工作在曲沃县。当时的曲沃县和绛县一样，都是阎锡山麾下的“老县府”把持掌权，绛县县长是陈子文，国民党部书记是王亦祥，靳次伯为了完成发展党员的任务，一些和他亲近的关系人被他都偷着填上表入了国民党。还能领上活动经费，许多人受害了。我县的李怀中，增村的靳英才、靳国珍，他们都是被填写入国民党的人。李怀中因此痛苦了一辈子，靳国珍因此在一九七零年受牵连得了脑出血，五十多岁就去世了。靳次伯曾打了自己几耳光说靳国珍是他害死的。

一九四九年曲沃解放了，靳次伯被关押受审，靳次伯在曲沃县任职十几年来因没有罪恶，一九五零年释放，带上夫人赵如玲回到增村。土改时，靳次伯是下中农成分，靳次伯回村后才盖起了几间北房，从此他开始过上了平民安宁的生活。

靳次伯会写毛笔字，会当礼宾，干

农活不行，在村里顶半个劳动力，常和妇女派在一起干活，因他有文化，人缘好，谁家有纠纷事，靳次伯都去调解说和，他重德孝，守规矩，村里大人小孩都很尊重他，对青少年常说学文化之事。靳次伯和王亦祥两人都当了两届绛县政协委员。

靳次伯夫妻一生没有儿女，找了两个女儿，一个叫金凤，一个叫缠缠。金凤长大后嫁到兰峪村，金凤男人也会写毛笔字，脸上有麻子，这是靳次伯看上的人。缠缠招亲在家，一九七八年迁到盖家沟村。他的妻子赵如玲二〇〇〇年病逝，享年八十岁。

靳次伯能写会说，有时话说多了也坏事。村里扩街时垒了个照壁，靳次伯说了一句：这是绊脚石，因为照壁上要画毛主席像，村里人有人给他上纲上线，说他反对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时，靳次伯属国民党党员是批斗对象，他每天和村里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一起扫街接受教育。靳次伯这时想到了死。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天，深夜趁老伴和孩子睡觉后，他披上衣服走到北街一口井旁坐了很久没跳下去，他不想落下骂名，他走到村外跳进一口旱井中，旱井没水，靳次伯跳下去腿摔坏了也没有死成，他在井下又用腰勒勒脖子，还没死成，天亮时被人救上来。我当时在村当赤脚医生，我给靳次伯包扎

后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县医院红卫兵听说靳次伯是国民党党员，拒绝给他治疗，靳次伯又回到村里，我给他打针吃药。公社的红卫兵组织知道靳次伯畏罪自杀后，责令村红卫兵用小平车拉上他到公社批斗，那天靳次伯流着泪对我说，我命苦啊，想死都死不了。一九六九年正月我要当兵走了，我给靳次伯换了药输了液，他对我说，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害人。

我当了几年兵回村后又去看靳次伯，他用上了拐杖，还是坚持写小楷字，坚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我结婚时候对联还是他写的。

一九七五年八月，靳次伯病逝，他走完了坎坷的一生，享年七十三岁。

## 穷官名人靳次伯

◇ 孟繁杰

## 那年上学在北山

（上接 B1 版）话，崔老师和大师傅牛福禄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很是泼烦，心想人家干了不冒烟的事，你们还没事一样“哈哈”大笑，真是的！这时崔老师说：你那么大的本事，能把井掉进桶里？我一听一想，可不是吗？由于自己害怕和着急，竟然把话说反了，我说：不是不是，是桶掉进井里了。只见大师傅牛福禄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不要害怕，没事的！走，我帮你把桶捞出来。他拿起靠在窑洞门口的另一个钩担，和我一起朝天井那边走去。

来到天井旁，只见大师傅牛福禄把先前两位女生拿来的钩担和他拿来的钩担穗子全都卸下来，一只一只地固定在井绳的最下端，然后搅动辘轳，把钩担穗子放到井底，晃动着井绳，我们能听到钩担穗子碰到水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大师傅牛福禄一提一顿地找着水桶。突然，我看到他提井绳的时候感到沉重，他说：找到了，找到了！慢慢的往上搅着井绳，不一会儿，不但水桶找见

了还搅上一桶水来。在我心中感觉到天大的事被大师傅牛福禄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不由得一阵轻松，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两位女生紧张的神情也舒展开来，竖起大拇指，“咯咯”地笑了起来：牛师傅，您真厉害呀！谢谢您啊！大师傅牛福禄“嘿嘿”一笑说：这算啥呀？

在北山上，虽然生活清苦、学习烦闷、劳动无奈，但我们毕竟都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难耐寂寞，憧憬未来，我们会在枯燥、无聊的时光里，用“苦中作乐”来消磨那艰难的岁月。春天，小草泛绿，杨柳依依，河水潺潺，小路幽幽，迎春花、杏花、梨花、桃花、山楂花相继开来，一簇簇、一树树迎风摇曳，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漫山遍野；和煦的春风吹在脸上，就像娘那温暖的双手，在抚摸着婴儿的脸颊，同学们手捧一本书，或在花树下、或在小河边、或在山坡上、或在小路旁，背课文、记单词，恰似一幅田园风景画；夏天，鸡鸣狗吠，蛙叫蝉鸣，泉水叮咚，百鸟啁啾，小伙伴们在一起，或在小溪里捉鱼摸虾，在夏夜挖知了猴、清晨抓嫩蝉，或偷偷溜进老乡的

瓜园、果园，摘几个不成熟的瓜果桃李，塞进嘴里，不是涩得张不开嘴，就是酸得直吐口水；雨过天晴，我们会登上山岗游玩，白云就在脚下飘荡，我们追着白云嬉戏，却怎么也追不上；秋天，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硕果累累，五谷飘香，我们会约几个同学走进“螃蟹沟”，溪水哗哗，清澈见底，我们脱了鞋，站在溪水中，顺着“螃蟹沟”自上而下，轻轻的翻起溪水中的石头，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发现一个大螃蟹，正从翻开的石头下，横着穿行，这时候的我们眼明手快，“嗖”地一下抓住螃蟹，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全然不顾螃蟹用它那大钳子夹不夹一下了，先逮住它再说；山岗上、田野里，同学们拽一堆干枯的野草或树枝点燃，把我们开荒种植的土豆挖出来扔进火堆里烧烤，有的同学掰几穗嫩玉米插在树枝上在火上烧烤，还有的同学满山遍野捉肥肥的蝈蝈、蚂蚱烧烤，半个小时左右，同学们就把烧好的香喷喷的土豆、玉米、蝈蝈、蚂蚱等从火堆里拿出来，相互争抢着吃了起来，弄得满嘴都是黑乎乎的，你望着他笑，他望着你笑，也其乐融融；女生们则在七月初七牛郎会

织女的时候，按照老人们说的，仨仨俩俩地躲在大师傅牛福禄种的黄瓜、丝瓜架下，聚精会神地听着织女和牛郎约会时的甜言蜜语声；冬天，数九寒天，万木凋零，冰封千里，银装素裹，同学们蜷缩在窑洞里，围在炉火旁，听老师念报纸、读课文、讲故事、记公式、背单词；一场大雪过后，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趣味无限，打雪仗、堆雪人、溜滑冰，更有的同学走出小院，面对群山，朗诵起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全然一副诗人的豪迈气魄，忘记了生活的困窘，忘记了青春的磨难……

就这样，我们第 5 班和第 4 班、第 6 班同学轮流在北山上度过了两年的高中生活，直到 1976 年 10 月，共和国的政治巨轮驶上正轨以后，那场荒唐的学习生涯才宣告结束，我们再也没有上过北山……

往事，俱成云烟；人生，就是一场经历。曾经耕耘的田野依然葱绿，山花依然烂漫，我们曾经燃烧的青春却变成了回忆……正是这一段段充满五彩斑斓的难忘的经历，才丰富、充实了我们的人生！